

汉译经典

LA NOUVELLE HÉLOÏSE

新爱洛伊丝 上

〔法国〕让·雅克·卢梭 著 陈筱卿 译

 译林出版社

汉译经典

〔法国〕让·雅克·卢梭 著
陈筱卿 译



译林出版社

译序

卢梭（1712—1778），生于日内瓦的一个新教徒家庭，祖辈是法国人。在他出世后没几天，母亲便去世了。他随其做钟表匠的父亲生活，由其姑母抚养。十岁时，其父因打伤一位贵族而逃往他乡。十六岁，卢梭便离开了日内瓦，漂泊于瑞士和法国各地，当过仆人、学徒、家庭教师。由于天资聪颖，特别是经过长期的勤奋自学和个人奋斗，他获得了广博的知识，成为音乐教师，抄谱作曲，而且在这个方面还颇有点名气，深受欢迎。1741年，他来到巴黎，结识了启蒙运动者、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孔迪亚克、达朗贝尔等人，替《百科全书》写稿。1750年，应第戎学院的有奖征文，写出了第一篇著名论文《论科学与艺术》，大获成功，声名鹊起。1755年，他又应该学院的征文，写了第二篇著名文章《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这两篇论文里，他谴责了封建暴政和建立在私有制、暴力和不平等基础上的现代文明；论述了天赋人权和人类生而平等的思想，提出了“回归自然”，回归“自然人”的口号，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力图摧毁封建专制制度和特权阶层，确立小私有制的要求。1756年，他离开巴黎，在蒙莫朗西过着隐居的生活。在此期间，他同狄德罗、伏尔泰、达朗贝尔等人因观点分歧失和。1762年，他出版了《社会契约论》，提出了由公民选举领袖的共和制政治纲领，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的雅各宾党人的政治观点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其观点的激进，加之为人孤高傲岸，蔑视权贵，所以受到统治者的迫害，亡命各地，几无立足安身之所。1778年7月，他终于因贫病交加去世。

作为欧洲18世纪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卢梭以其如下的三部大作

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一部就是 1761 年发表的《新爱洛伊丝》。

第二部是 1762 年发表的《爱弥尔》，这是一部哲理小说，同时也是一部教育论著，该书的副标题就叫“论教育”。它描写了一个从出生到结婚，到进入社会受教育的全过程。主张顺乎天性，让人的本性避免受社会偏见和恶习的影响而得到自然的发展。该书因其反封建性而不断地给作者招来灾难。书一出版，便在巴黎遭禁被焚，卢梭也被迫逃亡瑞士。

第三部，也是最重要、最为人传诵的是他的《忏悔录》。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独具匠心、无出其右之作，在他之前的文学作品中不曾有过这样的先例。该书是卢梭在其晚年写成的，从 1766 年，他五十四岁时开始写，一直写到 1770 年，前后用了四年方告完成。它记载了卢梭从出生到 1766 年被迫离开圣皮埃尔岛之间五十多年的生活经历。他历数了孩提时寄人篱下所受到的粗暴对待，描写了他进入社会后所受到的虐待，以及他耳闻目睹的种种黑暗和不公，愤怒地揭露了社会的“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以及统治阶级的丑恶、腐朽。该书名为“忏悔”，实则是“控诉”、“呐喊”，并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卑贱者”倾注了深切的同情。

长篇小说《新爱洛伊丝》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取材于 12 世纪阿波莱尔和爱洛伊丝悲惨的恋爱故事。卢梭描写的是与他同时代的瑞士和法国的环境。该书内容如下：在瑞士风景优美的莱蒙湖畔，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圣普乐应聘前往埃唐什男爵府上去给朱丽小姐当家庭教师，后因坠入情网难以自拔，决定离开朱丽家。而人品才貌无与伦比的朱丽对学识渊博、亲切和蔼的圣普乐也一见钟情，因而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既为情所困，不顾门第与财产的差异而深深地爱着圣普乐，又担心家庭和二人名誉的受损。所以，尽管双方相互爱慕，朱丽仍要求圣普乐克制情欲，只满足于经常见面的宁静生活，以保持爱情的“纯洁”。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使得圣普乐痛苦不堪。朱丽的父亲埃唐什男爵是个封建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专横之人，对女儿与家庭教师的

恋情极力地反对。后来，朱丽趁父母亲外出旅行之机，约圣普乐在表姐家相会。但正巧遇上父亲的朋友、英国人爱德华来此小住，朱丽对他颇有好感，致使圣普乐大为不快，决定与爱德华进行决斗。在朱丽的劝说之下，知道圣普乐系朱丽情人的爱德华，宽宏大量地劝说埃唐什把女儿嫁给圣普乐，并表示愿将自己财产的一半送给已成为他朋友的平民圣普乐，但遭到埃唐什的驳斥。埃唐什开始禁止女儿与其意中人来往，要她嫁给在战场上曾救过他一命的贵族沃尔玛。在父亲的软硬兼施之下，朱丽违心地屈服了。悲痛不已的圣普乐在爱德华的劝说下，与后者一起远行，最后回到爱德华在英国的公爵城堡。爱德华随后便写信邀请朱丽前来与圣普乐相会，使得朱丽陷入两难之中，无法在情人与父亲之间作出选择。她渴望得到美好幸福的爱情，但是一想到要远离家乡，离开父母亲人，还会因此辱没门庭，便感到惊恐胆寒。后在其表姐的暗示之下，她终于写信拒绝了爱德华的好意，只满足于与圣普乐保持书信来往。朱丽听命于父亲的意志，嫁给了沃尔玛。朱丽婚后，夫妻和睦，并有了两个孩子，过着幸福宁静的生活，并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丈夫。正直的沃尔玛尊重妻子的感情，谅解她过去的一切，并建议她保持与圣普乐的友谊。他甚至还写信给远在国外的圣普乐邀请其前来做客，待之以礼，并请他担任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圣普乐与埃唐什也言归于好。有一天，朱丽全家在莱蒙湖畔散步，她的儿子不慎落水，朱丽赶忙跳入湖中，救出儿子，自己却受了风寒。临终时，她写信给圣普乐，请他教育自己的两个孩子，并表示她已经用生命作为代价，幸福地换取了没有罪恶地永远爱他的权利。这部书信体小说之魅力并不在于其情节，它的独特之处是自古典主义产生以来，第一次冲破了理性对情感的节制，描写了这种无法控制的、无论是社会偏见还是宗教观念都压制不了的感情，把爱情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描写爱情既是肯定人的价值，也是对古典主义美学规则的反叛，所以正是沿着《新爱洛伊丝》所开辟的道路，大批浪漫主义的爱情剧和爱情小说才会应运而生。该书于 1760 年未完稿，1761 年 2 月出版发行，大受欢迎，人们争相购买，书店里出租该书的价格竟高达每小时 12 个苏。

在后来的四十年里，这部小说共再版了 72 次。

卢梭的作品对人类的思想宝库作出了许多新的贡献。他的思想和艺术原则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文学与社会思想中得到了持续的发展。他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对 19 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公认为这一文学流派的先驱。法国 19 世纪悲观的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就深受卢梭的影响，他的《墓畔回忆录》中有着卢梭的影子。包括一些其他国家的作家，除托尔斯泰外，德国的歌德、英国诗人威廉·沃兹沃思、英国的女小说家和女诗人乔治·埃利奥特，以及法国 20 世纪初的意识流大师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可以说都深受卢梭的影响。卢梭这个平民出身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深受法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被视为法国人民的骄傲，因此，他去世之后，其遗骸后来被移葬在巴黎塞纳河左岸、卢森堡公园对面的先贤祠中。

2004 年冬

本书原序

大都市需要戏剧，而道德沦丧的民众需要小说。我看到了这个时代的风气，所以我把这些书信公开。我为什么没有生在一个我必须把它们付之一炬的世纪啊！

在这里，尽管我只是以出版者的名义出现，但是，这本书是我亲自写的，对此我并不想隐瞒。是否全都是我编写的？是否所有这些书信都是虚构的？上流社会的人们，这与你们有何相干？对于你们来说，这肯定是一种虚构。

但凡正直的人都应对自己的出版物负责。我对这部集子冠以自己的名字，并非是为了将它窃为己有，而是为了对它负责。如果有什么危害，大家可唯我是问；如果有什么益处，我也绝不想以此往自己脸上贴金。如果此书是一本坏书，我则必须承担责任：我非完美之人，我也不想勉强别人以为我很了不起。

至于事实真相，我要声明，我去过那两个情人的家乡好多次，但从未听人说起过埃唐什男爵及其女儿，也没听说过奥尔伯先生、爱德华·波姆斯頓绅士或沃尔玛先生。我还得说清楚，书中好几处地方的名称被胡乱改动过，或者是为了迷惑读者，或者是作者本人也搞不太清。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一切。大家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此书绝非写来广为流传的，它只适合很少的一部分读者。其文笔将会令高雅之人嗤之以鼻；其内容将引起正人君子的不安；其思想感情对于那些不讲道德的人来说是违背本性的。它将会让虔诚者、放荡者、哲学家大为不悦；它将令风雅女子不快，又令正经女人愤慨。那么它究竟会让谁喜欢呢？也许唯有我自己。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将不会

卑屈地讨好任何人。

但凡决心一读这些书信的人，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必须要有耐心，因为书中语言错误百出，文笔平庸乏味，思想平平，且用词欠佳。读这些书信的人必须事先想到，写这些信的人不是法国人，不是才子，不是院士，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些外省人、外国人、孤僻的人，是一些几乎还是孩子的年轻人，他们突发奇想，把自己头脑中的真真切切的梦呓当成了哲学。

我为什么要害怕说出我的所思所想呢？其实，这本哥特式的古旧语气的集子比哲学书籍更适合女士们。它甚至会对那些过着放荡生活但仍对正派纯洁保存着某种珍惜的女人有所裨益。至于少女，则是另一回事了，纯洁的少女是从不看小说的。所以我给这本书冠以一个很明确的书名，以便读者一看便知自己拿的是什么书了。凡是不管书名仍然敢于去读，哪怕只读一页的少女，必定是一个堕落的少女，不过，请她别把责任归于这本书，因为她的祸根早已种下了。既然她开始看了，那就可以看完它：她不会再冒任何风险的。

如果一位严肃的男人浏览这本集子时，对开头的部分感到扫兴的话，那么他阅读后便会气冲冲地把书扔掉，还会对出版者大发雷霆。对他的这种无理指责，我毫无怨言，换了我，我也会像他那样做的。如果有谁从头至尾把这本书读完了，还敢斥责我竟然出版这样一本书，那就让他去好了，让他去向全世界说去。不过，他可别跑我这儿来说，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不会尊重这种人的。

阿尔卑斯山脚下一小城住着的
两情人的书信

目 录

译 序 / 1

本书原序 / 5

第一部分 / 1

书信一 致朱丽 / 3

书信二 致朱丽 / 6

书信三 致朱丽 / 8

便笺一 自朱丽 / 9

回 信 / 9

便笺二 自朱丽 / 9

回 信 / 10

便笺三 自朱丽 / 10

书信四 自朱丽 / 10

书信五 致朱丽 / 13

书信六 朱丽致克莱尔 / 14

书信七 回信 / 16

书信八 致朱丽 / 19

书信九 自朱丽 / 21

书信十 致朱丽 / 23

书信十一 自朱丽 / 25

书信十二 致朱丽 / 27

- 书信十三 自朱丽 / 32
书信十四 致朱丽 / 34
书信十五 自朱丽 / 36
书信十六 回信 / 37
书信十七 反驳 / 37
书信十八 致朱丽 / 39
书信十九 致朱丽 / 40
书信二十 自朱丽 / 41
书信二十一 致朱丽 / 43
书信二十二 自朱丽 / 45
书信二十三 致朱丽 / 46
书信二十四 致朱丽 / 53
书信二十五 自朱丽 / 56
便 箋 / 58
书信二十六 致朱丽 / 58
书信二十七 自克莱尔 / 62
书信二十八 朱丽致克莱尔 / 63
书信二十九 朱丽致克莱尔 / 64
书信三十 复信 / 66
书信三十一 致朱丽 / 68
书信三十二 复信 / 70
书信三十三 自朱丽 / 72
书信三十四 复信 / 74
书信三十五 自朱丽 / 77
书信三十六 自朱丽 / 80
书信三十七 自朱丽 / 82
书信三十八 致朱丽 / 83
书信三十九 自朱丽 / 85
书信四十 芳松·雷加尔致朱丽 / 87

- 书信四十一 复信 / 88
书信四十二 致朱丽 / 88
书信四十三 圣普乐致朱丽 / 89
书信四十四 自朱丽 / 90
书信四十五 致朱丽 / 92
书信四十六 自朱丽 / 94
书信四十七 致朱丽 / 96
书信四十八 致朱丽 / 98
书信四十九 自朱丽 / 102
书信五十 自朱丽 / 103
书信五十一 复信 / 106
书信五十二 自朱丽 / 108
书信五十三 自朱丽 / 110
书信五十四 致朱丽 / 112
书信五十五 致朱丽 / 113
书信五十六 克莱尔致朱丽 / 116
书信五十七 自朱丽 / 118
书信五十八 朱丽致爱德华绅士 / 126
书信五十九 德·奥尔伯先生致朱丽 / 127
书信六十 致朱丽 / 128
书信六十一 自朱丽 / 132
书信六十二 克莱尔致朱丽 / 132
书信六十三 朱丽致克莱尔 / 137
书信六十四 克莱尔致德·奥尔伯先生 / 143
书信六十五 克莱尔致朱丽 / 144

第二部分 / 153

- 书信一 致朱丽 / 155
书信二 爱德华绅士致克莱尔 / 157

- 书信三 爱德华绅士致朱丽 / 162
书信四 朱丽致克莱尔 / 165
书信五 复信 / 167
朱丽致克莱尔的便笺 / 172
书信六 朱丽致爱德华绅士 / 172
书信七 自朱丽 / 175
书信八 自克莱尔 / 179
书信九 爱德华绅士致朱丽 / 180
书信十 致克莱尔 / 181
书信十一 自朱丽 / 186
书信十二 致朱丽 / 192
书信十三 致朱丽 / 193
书信十四 致朱丽 / 196
书信十五 自朱丽 / 201
书信十六 致朱丽 / 205
书信十七 致朱丽 / 210
书信十八 自朱丽 / 221
书信十九 致朱丽 / 227
书信二十 自朱丽 / 229
书信二十一 致朱丽 / 230
书信二十二 致朱丽 / 244
书信二十三 致德·奥尔伯夫人 / 246
书信二十四 自朱丽 / 254
书信二十五 致朱丽 / 255
书信二十六 致朱丽 / 258
书信二十七 复信 / 262
书信二十八 自朱丽 / 270

第三部分 / 271

- 书信一 自德·奥尔伯夫人 / 273
- 书信二 致德·埃唐什夫人 / 276
- 书信三 致德·奥尔伯夫人 / 277
- 书信四 自德·奥尔伯夫人 / 278
- 书信五 自朱丽 / 280
- 书信六 致德·奥尔伯夫人 / 282
- 书信七 复信 / 284
- 书信八 自爱德华绅士 / 289
- 书信九 复信 / 290
- 朱丽的便笺 / 290
- 书信十 自德·埃唐什男爵 / 290
- 书信十一 复信 / 291
- 书信十二 自朱丽 / 292
- 书信十三 朱丽致德·奥尔伯夫人 / 293
- 书信十四 复信 / 295
- 书信十五 自朱丽 / 299
- 书信十六 复信 / 300
- 书信十七 自德·奥尔伯夫人 / 304
- 书信十八 自朱丽 / 304
- 书信十九 复信 / 329
- 书信二十 自朱丽 / 332
- 书信二十一 致爱德华绅士 / 340
- 书信二十二 复信 / 349
- 书信二十三 自爱德华绅士 / 356
- 书信二十四 复信 / 358
- 书信二十五 自爱德华绅士 / 358
- 书信二十六 致德·奥尔伯夫人 / 359

第一部分

书信一 致朱丽

我必须避开您，小姐，我已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我本不该过于期待的，或者说本不该见到您的。可事到如今，怎么办呢？我何去何从？您答应过我，会给我以友情。您看看我现在这副样子吧，指点指点我吧。

您是知道的，我只是应令堂大人之邀进到贵府的。您应该知道我曾学习了一些有用的知识，令堂大人认为在这个缺少老师的地方，我的这些知识对她所宠爱的女儿的教育是不会没有用处的。而我则因能够为一个本质如此美好的人锦上添花而颇为自豪，便斗胆地承担起这一危险的任务，没有去考虑其中的风险，或者说至少没有知难而退。我绝不是想对您说，我开始在为自己的莽撞冒失付出代价了，我只是希望我将永远记住，不说对您不合适的话语，对你们的风俗、对您高贵的出身和您的风雅情趣永远保持我应有的尊敬。如果说我感到痛苦的话，那我至少可以独自承受痛苦而聊以自慰，我并不需要一种使您失去自己幸福的幸福。

可是，我天天都见到您，而且我隐约感到您不知不觉地在无辜地加重您无法抱怨的痛苦，您本不该遭受这种痛苦的。的确，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于无望，出于审慎，应作何种决定。如果能够在此情况之下既做到审慎又做到正直的话，我本会努力地去做出抉择的，但是我又如何能得体地走出这个家门呢？这家的女主人亲自把我请了来，对我仁慈善待，认为我对她的掌上明珠会有所裨益。这位慈祥和蔼的母亲正想有朝一日用您的学习成绩令她蒙在鼓里的夫君大吃一惊，她的这份欣慰快乐，我又怎能去剥夺呢？难道让我不对她说一声就不礼貌地离开吗？难道我得对她说出我离去的原因吗？我这个门第与财富均无法使我可以对您抱有奢望的人，这样做岂不是对她老人家的冒犯吗？

小姐，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使我摆脱我所处的困境，解铃还须系铃人，我的痛苦以及我的过错均由您而起，您至少出于怜悯，也应